

## 大法给我新生



我是秦皇岛昌黎县农民，今年六十岁了。二零零六年我因病去北京等地治疗一直没有起色。家人也一直不告诉我到底得了什么病，我猜大概是得了

癌症。于是我就背着家人跟医生说：我什么都知道了，告诉我还能活多久？果然，医生说我得的是喉癌，要做手术的话最多也就能活一年，而手术费却很昂贵。我一想家里哪有那么多钱？治也治不好，那我治它干啥？我就回家了。

### ◎改写医生的结论

我们村有个修法轮大法的，我叫他“老弟”。以前他跟我讲过法轮大法治病的奇效，要我不要相信中共那些谎言。我看他天天精神饱满，生活愉快，于是就问他：你们法轮功治癌吗？老弟说：我们师父说大法不是治病的，是修炼，抱着治病想法反而治不好病，什么都别想，一心学大法就行。这个大法，就象个大熔炉，你的病就象木头渣一样，进了大法就啥也不是。

我想反正也都这样了，连死都不怕了还怕啥？就这样我开始学法炼功。慢慢的，我的身体好起来了，家里、地里的活也都能干了，谁也看不出我是被判死刑的人。这样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两年，身体状况一直非常好。

### ◎放弃修炼之后，痛不欲生

在零九年的上半年，我跟大队干部发生了纠纷，我骂人家；在家庭矛盾中我也没有按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已，觉得对自己不公。因此我法也不学了，功也不炼了，整天的找村干部打架，还要去告他们。

这时的我已经不再是个修炼人。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癌症复发了，而且扩散的很快，已经不能治了。我想反正也不行了，就随它去吧，连烟都抽起来了。但是一抽烟就燎嘴，我就包上塑料再抽。

写到这儿，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：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管我，点化我，可是我还是不悟不争气。

口腔内疼痛难忍，家人就用冰块、冻的袋装牛奶放在我的腮帮子上冰，口腔内还放入冰冻了的果冻条，这样来缓解一下疼痛。后来我接受了化疗，化疗后整个腮部象铁板一样坚硬。零九年七月的一天，自己真是万念俱灰，想一死了之，就准备了农药和绳子。已经不再修炼的我早已忘记了大法不准自杀的法理。

妻子下地打药去了，我就喝了四大口农药，足有半斤，怕死不了就又喝了一口。五个小时后，家人回来了，知道我喝了农药，就找车送我去医院，我死活不去。（转下页）

# 明慧週報

●秦皇島版● 第194期 2009年11月5日

## 悉尼天国乐团渔人节游行受欢迎

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，澳洲悉尼天国乐团应邀再一次参加堪波塘市政厅举办的大型渔人节

(Campbelltown City Festival of

Fisher's Ghost) 游行活动，一路上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。



渔人节游行是当地一年一度盛大的庆典，吸引上百个不同民族的团体参加，悉尼法轮功团体是第九次参加这个活动，每次他们都深受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，并获得主办方颁发的不同奖项。今年的渔人节活动会延续至下个周末，届时法轮功团体会有更多的参与。◇

【明慧网】前一段时间，父亲的一位老上司从外地来看父亲。这位老干部八十岁了，是老党员。每次见面他都谈到中共的腐败、黑暗，他的妻子还说：现在的军队都不知道有多黑，根本是无法想象的黑暗。

中共干的坏事，老上司比我父亲知道的要多得多，因为他经常收到上面的秘密文件。他说，前段时间又有文件，说的是“中共执政危机”。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，他就打算好了，随时提出退党申请。这次见面，他还说共产党自己都发出了“执政危机”，说明时间不远了。

后来我打电话劝这位老上司说：“现在的社会风气，您也很清楚，您从心里退了（中共）吧！”他大声回答：“好的，知道。”接下来他马上又说家常话了，我以为他没听清楚，于是我又说了一遍：“您记住我的话了吗？”没想到他马上说：“听清楚了，明白，好的。”然后立刻转换话题。看来，我说的话他都听懂了，他一定知道全球的三退（退党、团、队）大潮，同时也注意了安全问题。

父亲知道后有些意外，没想到老上司这么容易就退了。看来中共内部的很多高层干部，都明白中共长不了了，都人心思退党呢。◇

■注：截止到11月3日，已经有近6301万的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了党团组织。



中共高层人心思退党

# 曝光 秦皇岛第一看守所

2009 年 9 月 18 日下午 4 点，山海关公安分局和西街派出所 10 多名恶警，闯入法轮功学员李雅平家将她绑架，并野蛮抄家。这些人不出示任何证件，象土匪一样抢劫走电脑等私人财物。现在李雅平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第一看守所。

秦皇岛第一看守所在土台子，从马路边上经过，不过是几幢办公楼，一个院子，外面有门卫，隔壁是武警住地，一般人只能到门卫边的一个储存室外面，把衣服、钱隔铁栏递过去，这个储存室是单独开门，根本不算进了看守所。下面是明慧网发表的《我在秦皇岛第一看守所遭受的迫害》一文中的部分内容，详细揭露了一看女监内幕。

## ◆ 从摧残人的尊严开始迫害

监区门口一侧是值班室，值班室里放着监控设备，可以看到每个监室的情况。从值班室一直往前走，快到头时，是三个女监室，管教是李晓梅。

打开一扇厚重的铁门，是用铁栏杆制成的又一道门，铁栏门下半部有一个能容一个人钻过的空儿，号里的人就是从这里进进出出的。这个邪党的政府，为了瓦解人的意志，首先让你低下头，弯下身子，从形式上屈服于它。

被非法关押进的法轮功学员，刚来时，被带到卫生间，被脱掉所有的衣服检查，胸衣、内裤都要被仔细的摸过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脱掉衣服，被一群人摸来摸去，人的尊严一点都没有了。此外，还要“享受”一次“理发”，被强迫剪成三齐头，看守所给这起了一个名词叫“从头做起”，其实就是“从头开始迫害你”。

## ◆ 每一秒钟都在迫害

监室有一半是通的板铺，一角是卫生间。监控设备 24 小时开着，灯 24 小时开着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盯着，人的隐私完全被剥夺了。

不管多少人，早上洗漱时间都是严格限定的，之后就开始打扫卫生，刚进来的人第一项就是擦地，来回擦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次数，号长、管教随时检查，这是摧残人精神和肉体的办法。除了睡觉、吃饭一律坐板，身体挺直，类似军队的坐姿，让人在寂寞之中消磨、消沉，最后任其处置，长期坐板的结果是屁股、膝处两边各有一块黑。

吃饭铃一响，就要行动，排队报数打饭。食堂人的工作服、勺子、提的饭桶都是脏兮兮的。

所谓的饭，早、晚是一勺玉米糊加一个馒头，中午是菜汤加两个馒头。玉米糊经常是半生或是糊的。咸菜不是随意吃的，腌咸菜的盐据说是一看每往唐山盐场（冀东监狱）送一个人就给二袋盐，都是不加碘的。中午的菜汤冬天是白菜帮，夏天是最

便宜的，菜老的嚼不动，都是腻虫，也不洗，还没有油。

每日下午有一顿小灶，放点肉就 20 多元（2004 年的价格，现在更高，以下同），一勺牛肉炖土豆，土豆不去皮，占总量的 2/3，就要 30 元左右；日用品都是假货中的假货，价格却是市场价的 3 倍，一瓶普通的超市 10 元左右的洗发水，一看要卖上 27 元左右；医药的价格更是吓人，有的要翻上 10 倍，还没有好药。这些都为看守所谋取了暴利。

除周六、日外，每天上下午各有大约半小时多的所谓放风时间，其实是对人思想的一次次强奸。站好队，唱邪党的歌，监室房上来回巡视的所长、各班管教都在盯着，发现唱的声音小，唱的不齐就大喊大叫。

晚上 7:00 必须分几排坐好，看新闻联播，这也是一种精神强奸，你必须接受它的声音。晚上的号会，长达一个小时，强迫背监规、值班守则，隔一段时间就要写“心得体会”，歌颂看守所。

晚上电视一关，就开始值班，2 人一班，每个人约 2 小时，值班时要直直的站立，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。这个邪党自己迫害人不说，被迫害中的人还可悲的被利用来互相伤害。

可以说，这里每一秒钟都在迫害。◇



（接前页）他们没办法就找来了当地的医生。医生说喝的时间太长了，恐怕不行了，愿意输液就输输液试试看，但希望不大。

这样就给我输上液。结果越输越舒服，越输越轻松，家人看了我一宿，看我没事，该干啥就干啥去了。等家人走了以后，我在屋里放上桌子，把绳子挂在房梁上，刚把头伸进绳套去绳子就断了，我从桌子上掉了下来。家人听到响声都跑进屋发现我在寻短见。

## ◎ 大法再次给了我新生

我怎么想死还死不了呢？姐姐看过大法的书，说：是大法师父不让你死，你还是学大法吧！我想想：那我还学大法吧！

老弟来看我说：你还是学大法吧！那两年你身体多好，你亲自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。你看，你喝了那么多农药都没咋的，这不是师父在管你，替你承担了这一切吗？别让师父伤心了。师父多慈悲啊，不想落下一个有缘人。

我羞愧难当，说：好吧，只要我能动，我就学法炼功。当时我身上还插着尿管。当天晚上我炼了一套功法，第二天我自己就能上厕所了，脸部的疼痛象有小铁爪子抓一样，但只要我看书学法，疼痛就能忍受。于是我就看师父的讲法光盘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之后再看法书。这样学法炼功十多天吧，脸上的硬块变软了，一点点的变小了，身体恢复的很快。现在我能接送孩子上学，在房上扬玉米了。

师父给予我的我无以回报，唯有坚修大法。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乡亲，让大家都有幸福和美好的未来。